

全臺文二十一

洪棄生《八州遊記二》

目錄

《八州遊記二》

卷六	162
卷七	195
卷八	227
卷九	262

八州遊記二

彰化 棄生洪繻

卷六

九月十四日午下出岳州城已五點，匆匆到南門江邊候輪舟，江口在城西南火車路又在其南，故來時由車站至城，南回時由城南至江邊，岳州雖屬湖南，實湖南北二省之門戶也，時輪舟由長沙乘湘水向岳州，中流略停，江干無碼頭，由划子登大船，擁雜不可堪，船艙亦庫小難容，較之自金陵至九江，自九江至漢口之船，直如天堂之與地獄矣。江上兩岸，多有古蹟，為往來人所不知，即今蹟亦有江湖長年不及知者，余考古今圖籍，特為一一詳云。

余登舟已將六點，行十餘里，右過城陵磯塔，塔在南岸小阜，旁無寺廟人家，少頃過城陵磯鎮（名河峽鎮），鎮為繁盛之市，人家燈火，時已照耀江水，與月光波光連為一色，岸下綴划子舟，而不見泊舟，前後路過城陵磯，望不見市鎮，蓋市鎮瀕江，不近鐵道故也。又少頃始過城陵磯，磯在水中，附近江岸，望之如石磨之上層，平而圓，不甚高，頂發草木甚秀，周圍之樹，聳於中央，岳州城江岸多小石磯，呂仙塔下一磯在水中，

石骨韶秀，而無草木，餘皆麗岸，如人處散地，獨此磯平時中流，蒼翠如水中浮玉，早間在湖上望君山如望焦山，而扁山略如金山較大，而無大寺，此雖小於小孤，亦磯中之美者也。《水經注》謂江水又東，左得二夏浦，俗謂西江口，又東逕忌置山南，山之東即隱口浦，右岸有城陵山，山有故城，東接微落山矣。余按左岸西江口，一名荊江口，亦名三江口，晉殷仲堪遣殷邁拒桓玄，宋文帝遣劉彥之拒謝晦，並曰西江口，後梁乾化二年，荊南與楚會此，曰荊江口，宋乾德初，武懷節敗賊于此，曰三江口，是也，蓋即荊州之沱，自江分出，所謂夏水，流往夏口，中在是地，又分一流於二夏浦，橫入江處，曰西江口，俗呼荊江腦，蓋在巴陵縣城北十五里，為城陵磯上流北岸。

舟東北行，又八里逕雷鼓臺，蓋即《水經注》微落山，亦曰暉落磯者也；咸豐四年秋，塔齊布平湘潭寇，進戰岳州，追至雷鼓臺，擒戮悍酋偽丞相曾天養，遂自臨湘進勦長安驛、羊樓峒、佛嶺、大沙坪，復崇陽、蒲圻、咸寧與羅澤，南屯江夏紙坊，曾文正亦自城陵磯會軍紙坊，定取武昌策，湘軍出竟盪寇，自雷鼓臺再捷始也，余月下惟望見陂陀而已。

舟行又七里，右過象骨港，《水經注》東逕彭城口水，東有彭城磯，其水自玉山至溪北入江也；又十里右過道人磯，左過白鷺磯，或作白螺

磯，時已八點，月下大江茫茫，人家在黯淡裏，燈火時作掩映，是後所望多如此，有山則或見陘峴岵岵而已。又十五里右過臨湘磯，左過楊林磯；又十二里右過魚磯，《水經注》自彭城磯東逕如山，北對北岸隱磯，二磯間有獨石，立大江中，山東江浦渭之白馬口。又三里右過鴨欄磯，左過螺山，螺山北舊有白螺司，《水經注》左逕白羸山南，右歷鴨蘭磯北，江中山也，東得鴨欄口，冶浦口，《水經注》云云，今則鴨欄、螺山，漲沙久連兩岸，不在江中矣。又三十里右過也洲，自此西為湖南臨湘縣界，東為湖北嘉魚縣界，江水至此順流直瀉，兩岸平闊，波流浩淼，以至岳州。自嘉魚以上，水勢少束，嘉魚以下，江易橫溢。又十里左過新閘口，舊為河口，今為浮梁洲塞矣；又五里過新隄鎮，江在嘉魚之西，隄在嘉魚之北，為宋政和、乾道間築，以防江水之災，民生攸賴，後世時有培脩，故至今不壞。又十五里，右過島口，黃蓋湖入之；又十五里，左過腰口，右過石頭關，《水經注》江水左逕上烏林南，村居地名也，又東逕烏黎口，江浦也，即中烏林矣。又東逕下烏林南，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，即是處也。余按是處所對江南岸，有赤壁，蓋五赤壁之一，《水經注》不載，而高宗《御批通鑑輯覽》取之，以為在今嘉魚縣西北江濱，且引《水經注》云江水東逕赤壁山北，即此，余按之皆失實，無論曹軍在此，近於吳之散地，

不能扼要，即以地論，嘉魚赤壁，實在縣南七十里，非縣西北也，《水經注》之赤壁，考核位置，在今江夏界，為嘉魚下流，距北有二百四十餘里，非即此也。又十五里右過舊陸口，為魯肅卒處，建安十五年，魯肅為漢昌守，屯陸口，即此，通城、崇陽、蒲圻三縣水，北流入之，此上三里，有陸溪口為新陸口，而舊口北岸有寶塔洲，《水經注》江水又東左得子練口，北通練浦，又東合練口，江浦也，南直練洲，江之右岸，得蒲圻口，即陸口也，陵水出下雋縣西，三山溪東，逕陸城北，又東逕下雋縣南，故長沙舊縣，元嘉中割隸巴陵郡，又屈而西北流，逕縣北，對吳陸漁所屯金城，又入蒲圻縣北，逕呂蒙城西，亦孫權徑長沙、零桂所鎮處，陸水又逕蒲圻山北入江，按練洲即今寶塔湖，有二口，相去十二里，舟自陸口十五里，左過龍口，又十五里，右過石磯頭，《水經注》又東逕蒲圻山北，對蒲圻洲，洲頭即蒲圻縣治，洲上有白面洲（馬氏謂洲當作山），馬氏謂蒲圻縣治，在今嘉魚西南，非今縣治。舟又東北十五里，過嘉魚縣北，縣西北二里有魚岳山在江濱，一名江島山，更西北為灌磯山，《水經注》江水又逕魚岳山北（山在右），下得金梁洲，洲東北對淵洲，一名淵步洲，江濱從頭以上，悉壁立無岸，歷蒲圻至白沙口，方有浦，白沙口即麻屯口，東下江中有沙陽洲，沙陽縣治，本沙羨地也。按自嘉魚西南七

里，江心有洲，長四十餘里，蓋古金梁、淵步、沙陽三洲，漲沙為一，故江流自此分為二，更東北三十五里，右過魚碼頭，而後合為一，《水經注》所謂港水東南流注江，謂之洋口，南對龍穴洲，為沙陽洲之下尾，洲裏有駕部口，即宋迎文帝于江陵，法駕頓此，有龍躍出負舟得名者也。余按江上百里間有三縣治，則六朝時江路之繁盛，過于今日矣，惟江水泛濫，遷徙不常，故古昔人煙稠密之區，有為今之荒地焉耳。舟又北四十五里，右過上沙洲南，又西十五里，右過簾洲鎮，舊有簾州司，或呼牌木洲，又五里左過新灘口，由是口至沔陽州，百三十餘里達漢水。又西折而北十五里，左逕水洪口自嘉魚至簾洲，今有老洲口、北河口，自簾洲至此，《水經注》有聶口、聶洲，余未知其所在，俟考。舟又東北二十五里，過鄧家口，又南二十五里，右過上沙洲北，又北二十二里，右過赤磯，即古赤壁山，《水經注》所謂右逕赤壁山南，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也，又北三里，左岸紗帽山，蓋即《水經注》百人山矣。余按是地赤壁在江夏縣界，曹操自江陵進軍此，右可取吳江夏郡，左可以收夏口，其於武昌，不啻拊其背而監其腦，不止合於當日形勢，故元明各家，及聖祖《欽定通鑑綱目》，皆從《水經注》江夏之赤壁也。舟又東北八里，右過金口，咸豐五年，胡文忠偕羅忠節復蒲圻、咸寧，水師克金口，遂會師金

口，進屯沌口，亦戰地矣，《水經注》謂之塗口，有塗水出武昌縣金山，故互稱金水、金口，左至大軍山，尤三國後古今有名戰地，《水經注》謂大軍山東有夏浦，江中有節度石，舟又十五里過小軍山，《水經注》謂東省有小軍浦，又八里，右過合寶山，《水經注》謂東逕雞翅山也，又七里左過沌口，漢水分流過赤野湖西來入之，《水經注》謂東逕歎夫山，南對歎步洲也。又二十里過鸚鵡洲，又十里左過漢陽府治，南至於龜山，右逕鮎魚套、黃鵠磯，《水經注》謂右岸有船官浦者也。東北至漢口，是時為十五日晨七點，計水程四百九十餘里，迂迴五百餘里。

十五日早六點，舟向漢口，船頭惟北見江上燈火分東西二列，閃爍如列星，皆電火也，他無所見，迨日出舟近，始望見武昌省會，龐然大城，聳峙東面，合漢陽、漢口二處，尚不足以匹之。既近漢口，則又見樓間機廠，懸臺高架，或方明或圓頂，如華蓋浮圖、蜃市赤城，層層疊疊，巍巍峨峨，浮於半空，電桿蛛絲，汽笛煙突，雜以蒸雲，映之江漢，輪舟帆檣划漿，浴日涵波，聚如魚龍，散如鷗鷺，則又比來時江路之山，較聳視焉，蓋自出岳州入鄂境，江上無重岡疊嶽，亦無連峰峻嶺，只有斷續小山，不特無以方潯陽之大山水，亦不可比皖江之遠山水焉。然余為巴陵好湖山，湘鄂水陸程，自十三至十五旦，風輪如枕五十餘時，不獲一眠，較

諸撚眉入甕之吟，刺股懸梁之讀，嗜苦抑又過之，是則遊亦豈易言乎哉！

一路禽物，余全不注意，獨在巴江見滿川白鷗，間有雜黑點者，形如鴿，而身大頸長，能飛能沒能浮，萬點如白鷺，時蔽空而時貼波，殊動人目，不比吳淞江口，少數隊行。

十六日十點三十六分赴十一點京漢車路，略與送行諸君盤恆，乘馬車急往大智門，則車站已閉窗不發票矣，目瞠視其車之發運，了庵、梅華、定郊三君，為擇其傍旅館駐候，少頃吳文宰先生（名寶珩，六十三歲，舊廩生，書畫最著。）偕鄒古予來，及夜，又添江君拙宜送登十一點車，車固遜於滬寧路，而較鄂岳路倍好，然擁擠仍不可堪，竟無立處，非盛、江、任三君助攜行李，力排車位，則不克登、無可坐，實可感也。（越年，吳先生寄字畫并題論來贈，均佳。）

十六夜十一點車發，倦極閉目，月下朦朧，若無所見，車過小站有謔家磯、瀟口、橫店、祁家灣、祝家灣，三汊埠六處，惟瀟口為有關係，水為澧水分流，舊有城在黃陂南、武口上，對岸即夏浦，陳大建五年，李綜克齊瀟口城，又《水經注》江水左得湖口，水通太白湖，又東合瀟口水，上承涓水於安陸縣者也。一點二十五分車停，則所到為孝感縣矣，縣有澧水，亦呼澧河，春夏水監，可以行舟，帆檣絡繹，北魏置澧岳郡，唐澧州

潯陽縣，取此水也。縣北舊有義陽城，南梁為郡，北齊為重鎮，南北朝兵爭之域也，今城廢鎮仍不衰，然非車站。

孝感車站對處，駐有第一混成旅軍一連，當去年辛酉五月初二夜，武昌第二師之第七團、第八團兩營兵變，焚劫武昌過半城，惟憲兵隊、工兵隊、水陸軍及督軍親兵紮處，始免慘燬，初三日（為西六月八日）王督軍開緊急軍事會議，一面發饒解散叛兵繳械，一面電飭孝感第四混成旅長豫備堵剿，是日午下，變兵悉帶贓物至文昌門外登馭船紅船，由楚信兵輪拖帶過江，至漢口劉家廟上京漢火車，兵數一千七百餘，將送往津豫，一路不停，約行百里至孝感站，已八點時，劉旅長早於車站後鄭家墩、陳家灣，安設機關礮各三架，槍兵各一連，又於車站上首財神廟、沈家場等處，車站下首劉家灣、理絲橋、鄭家口等處，各設埋伏，居人暫避十里外，火車停時，開礮鏖殺，叛兵抵抗多死，或欲奔奪大礮，則為伏兵所及，溺死戴家塘，倖免者無幾矣。同時宜昌兵與上年兩次焚劫，多漏網，惟此次武昌與武穴變兵，始獲創懲。余到時，已是月白霜清，一片燈火，不見血痕矣。

既而過蕭家港站，又到陸家山站、為二點二十五分，地屬雲夢縣矣，顧見車右一山頗高，削少半作車路，左畔平野，則陸家山也。雲夢縣為古

西陵縣地，《漢書》地理志，西陵縣有雲夢宮，故今名雲夢，非必雲夢澤也；江北為雲，江南為夢，故《春秋傳》定四年，楚子避英入于雲中。宣四年，鄖女生子，鄖夫人使棄諸夢中。昭三年，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，蓋在荊江之南北，而非大江之南北也，車行玩過小山，回望平曠，少頃則兩畔坡坳甚長，又少頃，長坡上見村居村樹點點，過一長橋，當為滾水之流，不然，則廣水，二水相屬，此地當有藤湖。宋咸淳中，蒙古伯顏取黃家灣，由河口入藤湖，轉入漢江二郢間，俟再細考。長橋畔村樹叢叢，時及三點，所到站名花園，民居甚不寂，停少頃，三點半到衛家居，景地同花園，停車以候來車亦同，又十分見村家，又見山坡中開鑿成路，左畔一水與車路同縱勢，蓋廣水之流矣。又過一山為楊家寨之站，時四點十八分，已過德安府治安陸縣之北矣，安陸仍漢之縣治，《漢書》云有橫尾山，古文以為陪尾，《水經注》謂即《禹貢》陪尾，其山在安陸縣東北，而火車站西，然余不見有較大之山，而今地圖陪尾在山東則較大，《元和志》及《德安府志》，載安陸縣南五十里有雲夢澤，蓋本於杜預注《左》、酈善長注《水經》，然前人泥於雲夢跨江南北，認為大江南北，又泥於方八九百里之子虛賦，遂東自蘄州，西自枝江，京山以南，青草以北，皆以為古之雲夢澤，即朱子亦謂江陵以下至岳州並洞庭是雲夢澤矣，

曠莽無垠，又何止方尤百里哉！今雲夢之名，到處輒指一澤，如編縣、西陵、雲杜、華容、枝江，皆有雲夢如安陸，則今日又皆太小，不能得十之二三，近時或以江南之梁子、黃蓋各湖，江北大沙、大同各湖，漢北曹湖，當雲夢，太無稽矣。蓋古之雲夢，既可田獵，亦是水漲成澤，水涸成陸之地，今悉反壤為州縣民居，數百里水無所容，故一遇淫雨，而襄陽以下，荊州以東，民其為魚焉。安陸西北有涓水合清水處，即《春秋傳》定四年，吳追及楚之清發，又東南而西南，則有王莽末舉兵之新市及平林二地，皆非鐵路站所過。鐵路在縣東，距縣治頗遠，四點三十分，車至廣水站，廣水屬應山縣，人家尤稠，過此見路上處處有山，《輿地廣記》謂有大龜山、石龍山，是矣。所歷漸漸而高，車不甚速，五點二十五分，至東篁店，行至五點四十五分入隧道，至五點五十一分出隧道，則武勝關矣。隧道之長，余按五六里，而久寓信陽州之漢陽人，謂實有八里，或中華里步短也。武勝關古名武陽關，即《春秋傳》定四年沈尹戌議塞之直轅隘道，見《通鑑地理今釋》，又或以為冥阨，或以為大隧，楚北之險在應山，應山之險在縣北武勝關，出武勝關，即信陽州界矣。武勝關東北，有九里關，古名黃峴關，即《春秋傳》之大隧，或以為直轅，武勝關西北有平靖關，即《春秋傳》之冥阨，又即《水經注》淮水條，鐘武縣故城南之

石城山，《史記》所謂魏攻冥阨，《呂氏春秋》所謂冥阨九塞之一也。二關非鐵路所經，武勝關居二關之中，迤南即城口，又或謂三關統名城口，楚史皇所謂塞城口而入者也。關城，蓋中華之名關者，今多無城，惟憑水者，以山水為據耳。南北朝為重鎮，故義陽三關恆方爭焉，史文甚多不錄，近日中學教科地理書，多謂武勝關鑿山開洞七十餘里，或開鑿者誇張，或統所開山路言之，不然，過武勝關至鄭州無隧道矣。過關即入河南境，信陽地，自武勝至信陽九十里，武勝之山名大寨嶺，中路亘陽間，名雞公山，甚崎嶇，開鑿之工，為全路之最，五點五十二分，自武勝關過新店、李家寨二站，六點十五分至柳林，六點三十分至雙河，為十七日早晨，七點到信陽州，計略七十分共行九十里，蓋今日為特別快車也。

信陽州，民國為信陽縣，春秋屬申，為周之申伯國，故州內有申伯廟、申伯冢，申國為楚滅，《水經注》潁水條，宛城亦為申都，楚文滅之，其東息國亦為楚滅，故楚國以為北境。《春秋傳》僖二十五年楚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是也，至文十六年，當楚莊王時，楚大饑，戎伐其西南、東南，庸人率群蠻，麇人率百濮，起而抗楚，於是楚申息之北門不啟，杜預謂備中國也，斯時諸夏有人乘其虛，如孫策之謀許，勾踐之襲吳，則郢都之入，不必待至昭王之世，夷陵之燒，不須延諸懷王之年矣。其地隋唐為

義陽郡，宋置信陽軍、信陽縣，北接陳汝，南控三關，遠帶許洛，六朝常為邊鎮重地，桐柏山脈至此，東放平野，然環信陽西有車雲山，東有隴山、鐘山，又有天目山，最南有石城山，迤南有大隕山，山有澗水河至城外，可達息縣、光州，史載宋泰始二年，北魏兵救壽陽，次師水，《水經注》常珍奇援義陽，屯澗水，亦隘塞也。信陽田野廣大，純屬種麥與湖北種稻者不同矣。時惟見耕起之垡，城邊各機器廠甚大，左右環拱之山亦可觀，宏正四傑，何景明即信陽州人，其號大復者，因淮水重源有大復山也。

十七日七點四十五分，到彭家灣，停閃來車，其地田野多而未耕種，乏水利也。八點十五分長臺關，亦無關，有淮水所經鐵路橋，淮在此尚細，東至光州，北合南汝河乃稍大，至安徽潁州汝口北合汝水，正陽關北合潁水，乃大。八點三十分三官廟，二處人家，距車路皆遠，皆信陽風土也。八點四十五分到明港站，有小河曰明港河，路東有舊城，古堞缺處，補以新土，蓋咸豐同治間，捻匪蹂躪是地，到處擄掠，故民間築壘自保，壘外今有豐屋，有運棧，有公司，當係火車通而繁殖者也。

九點李新店，九點二十分新安店，左右有山不高，田家有晒黃豆者，所見豫境草木，殊不及鄂境之茂也。四十分黃山坡，一名黃土岡，路東土

山無樹，山上石角甚麗，迤東迤西，有山連延而不高，蓋即朗陵山，前漢有朗陵縣在山下，後廢，其地已入確山矣。

十點到確山縣，確山為兩漢陽安縣地，縣南古有道亭，為春秋道國，載於《漢志》，《左傳》僖五年，所謂江黃道柏，方睦於齊，皆弦姻也，弦恃之而不事楚，故鬬子父滅之焉。余見車路西畔，去思碑、頌德碑，立滿道左，去城治蓋不遠，而望之不見，繁盛之市，有纍纍之屋，半屬車棧，自信陽至此均麥地，而所有蓄水之溝，半野草木頗茂，山有疊巒而無草木，殆居民童之也，《續漢志》載其地有朔山，《輿記》謂蟠山，殆即此歟？

十點十五分馬莊，一路來見扶犁之人頗多，間有用馬者，牛亦多。三十分駐馬店，相傳為楚王駐馬處，或云楚莊，或云楚懷，乃大市鎮也；各大旅館，各商店，戲館浴房、郵政軍營，一切咸備，蓋其地為舟車通達之區，商旅之聚由來久矣，一路經過，惟見此最繁盛，各州縣反不及焉，抑或距路遠而不盡見歟？

十一點五分大劉莊，土地尤平廣，仍不見水，二十分到遂平縣，遂平、兩漢及晉吳房縣也，故房子國，《周語》謂周昭王娶于房是也。楚靈王遷房於楚，有其地，後以封吳王弟夫概為堂谿氏，故曰吳房，隋唐因

之，元和十一年，平吳元濟，乃改遂平，猶漢武帝平南越，改聞喜也。有查牙山在城西，亦平淮蔡戰處，縣城距車站約四里，故不見，余過時，覺太平無事，不五日而浩劫至矣。余過後，土匪數千，自上蔡破陷故潁州府之阜陽縣，焚掠一空，向三河尖亦如之，圍太和，窺渦陽，由安徽之霍邱，竄回河南，該匪本趙倜、趙傑之河南兵，被馮玉祥擊散而為寇者，裹脅後，殆近萬人，兼得潁州兒嗣冲家軍器，遂轉攻掠光州固始、新蔡、息縣、羅山、正陽、汝陽，而入遂平，屯軍不敵，知事先逃，焚劫之慘，亞於阜陽，靳師長雲鶚率援軍來，僅保鄆城而北之西平，南之駐馬店、確山，日夜岌岌，匍匐營門，適鄭州添到陝軍，協同出擊，匪始西竄，而大劉莊之擄掠亦慘（大劉莊上距遂平二十里，下距駐馬店十六里，男女死百餘名，被擄女人四十餘口，被焚戶百餘間。），統計陷落五縣城，蹂躪之地十一縣。余時在鄭州偃師洛陽，一路惟見有軍隊出發，絕不見人民驚惶，旅館歌呼自為，故余亦至開封始於報紙知之。

十一點四十五分焦莊，其地相傳為宋將焦贊駐兵處，焦贊事蹟，《宋史》不載，附載《元史》遠孫焦德裕傳，又焦砦古蹟，載於《商水縣志》，其地距此四十餘里，焦贊在宋仁宗時，從丞相富鄭公鎮瓦橋關，又曾屯兵商水城西南，自昔至今建寺，謂之焦砦寺，環寺樹林，為商水一勝